

天氏，对大自然已经有了一定认识和体验。他们敬畏和遵循自然规律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科学理念。这种理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科学发展观，它对农业的传承与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受大自然制约的程度相当大。只有懂得天常之道和气象知识，善于掌握自然规律，才能把农业生产发展搞得更好，更快，更节约。

### 五、葛天氏“总万物之极”的雄伟思想理念

“八阕”第八章“总万物之极”，顾名思义，“总”者，谓聚合、总览、统领、总管之意也。“万物”，统指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极”者，终极也。本章总体意思是他们总的愿望是要使万物的发展达到最高、最美、最好的极限。这期间有一个“能识万物为我备，我备万物为人人”的哲学道理。从此，可看出葛天氏是一位具有大德、大公、无私的伟大人物。《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葛天氏就是万物中的灵长；百姓中的父母。《淮南子·精神训》：“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而为一。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则无一能知也。”葛天氏就是文中所说能识万物，和万物皆备于人之人。《吕氏春秋·贵公》：“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葛天氏就是文中所说的万民之主的先圣王。葛天氏是施行元、亨、利、贞四种美德的君王。他是善良事物的尊长，是美好事物的汇合，是道义的适宜和谐，是事物立命的根本。恰恰是《周易》中说的“乾卦象征天，元始、亨通，和谐，正道坚固。”

总之，葛天氏是一位品德品格才智超凡圣明的远古部落领袖。令人叹服。正如葛天氏后世裔葛洪在其《抱朴子》中说的“圣明御世，唯贤是宝”。他的圣贤之德和“不言而信，不化而行”八个字的德治之道，将永远青春般地活在人间。

## 关于葛天氏与《葛天氏之乐》

宋德林

长葛，位于中原腹地，西望延绵伏牛，东连千里华中平原，是人类由山区迁往平原的过渡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盛，最适宜远古人类生息繁衍，因此，长葛是最早步入人类文明的主要地区之一。这里，在葛天氏部落首领葛天氏的领导下，不仅发明了以葛藤之皮经过沤制变质，搓揉捶打，以其纤维纺织成布制作衣服外，其主要是创造出了音乐、舞蹈，这就是著名的《葛天氏之乐》。关于葛天氏，许多古籍中均有记载。汉代高诱所著《吕氏春秋训解》：“葛天氏，三皇时君也。”《中国人名大辞典》云：“葛天氏，上古帝王。”《辞源》云：“葛天氏，传说中远古帝号，在伏羲之前。”无论是“君号”、“帝王”，还是“帝号”，葛天氏所处的时代为原始社会末期，宋《路史·前纪·禅通记》云：“葛天氏，在伏羲氏之前。”《帝王世纪》云：“有巢氏之后有葛天氏等，皆袭伏羲氏之号。”综合古籍的记载分析，葛天氏是三皇时期的一方君主，年代约在伏羲氏与神农氏之间，为考古学称谓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初期。

葛天氏时期的社会生活，被后人传颂为治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古乐《葛天氏之乐》，汉朝皇宫中还上演着这种歌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岭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故，葛天氏被世人尊称为“乐神，”葛天氏故里也被世人称为歌舞之发源地。

葛天氏时代性真、世风醇厚，是古人赞叹的理想之世。正是在和谐生存状况下，葛天氏才创制了“葛天氏之乐”。对“葛天氏之乐”，诸多典籍均有记载，以《吕氏春秋》记述最为详。《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葛天氏部落在首领的率领下，在劳动中和狩猎中创造了音乐舞蹈，他们以牛尾为舞蹈道具，用木棒叩着牛角，着双脚边跳边唱，以最原始的方式来娱悦心情，消除疲劳，后来发展为祭天地，最终，在逐步修改完善中，发展为八阕。

自葛天氏之后，“葛天氏之乐”在中原一带传承了数千年，到了汉代，“葛天氏之乐”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并成为皇宫中的保留节目。

在长葛及其周边地区，祭八蜡活动一直延续至今。一先槁，祭神农；二

司，祭后稷；三农司，祭古时田官之神；四数表啜，祭始创田间庐舍、开道路划疆界之人；五祭猫虎，因它们吃野兽，保护了庄稼；六祭堤防；七祭水沟；八祭昆虫。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一题名为《蜡辞》的古代祝词，保存在《礼记·郊特牲》中，其词是：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首祝词同当地的《八蜡》内容有特别相近的关系。从这首祝词中可以看到先民们顽强的意志，其与“八阕”在艺术上有同工异曲之妙。

长葛民间流传着不少的歌舞，如“铜器舞”“盘鼓舞”、“莲花灯”等，它们都是“葛天氏之乐”的传续和发展。

石固镇民间艺术团社演练的“铜器舞”独具一种豪放的古朴味儿。一个艺术团社就需要上百人，其阵容是任何的民间艺术团社都不可比拟的。尤其是表演方式更是称绝，表演者手持锣、鼓、钹，边打边舞，动作古拙，声震天地。

葛天氏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艺术宝库。我们要通过开发利用葛天氏文化，力求得三种效果；一是提升名气，着力把葛天氏文化、《葛天氏之乐》、葛天氏文化艺术节，打造成为世界知名文化品牌，让长葛名扬全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长葛、赞誉长葛；二是聚人气，通过开发利用葛天氏文化，对内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对外增强吸引力、影响力，增加旅游收入，并带动交通运输、商贸餐饮、文化娱乐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三是聚财气，积极探索利用葛天氏文化优势拓展招商引资途径，借助葛天氏文化平台，精心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产业链，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文化名人，企业家来长葛投资兴业，为长葛冲刺全国百强增添发展后劲。

（宋德林：曾任《长葛报》编辑、办公室主任。长葛市葛天氏文化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副会长。）

## 上古乐神葛天氏名号来源

黄 坡

上古部落首领的名号无不跟他的发明创造有关。伏羲氏发明捕鱼狩猎、神农氏发明种植五谷、有巢氏发明建造庐舍、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他们的发明创造都隐含在名号里。唯被后人尊为乐神的葛天氏名号来源一直是困惑人们的一个话题。如果说葛天氏单单是发明乐舞的话，而“葛天氏”三个字似乎对舞乐没有丝毫含义。最近，读《诗经》，使人猛有所悟。原来，葛天氏部落不仅是乐舞的发明者，也是织布、穿衣的发明者。由于葛天氏部落首领利用葛这种植物纤维造福部落之民，后人才称之为“葛天氏”。

《诗经·采葛》中这么写到：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这首诗是描写男女之间在采葛劳动中思念伴侣。“那采葛的人儿啊！一天看不到犹如三月未曾见面一样！”可见这些相爱的男女们思念之深。那么他们采回去葛藤干什么呢？《诗经·葛覃》解答了这个问题。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

是刈是芼，为絺为谷，服之无忤。

诗中“絺”为细麻布，“谷”为粗麻布。她们把采回去的葛藤经过砍砸，煮去外皮，提取纤维，捻成线绳，编织成细麻布和粗麻布，为人们遮羞取暖，抵御严寒。《诗经·风·郑风》有每年三月上巳（初三），男女放下采葛的活计在溱洧河边祈求爱情幸福的幽会。那些青年男女们拿着象征幸福的兰草、芍药互相玩笑赠送以寄托幸福相爱。《诗经·风·郑风》是来自郑国民间的诗歌，正跟葛天氏的以牛尾做道具叩着牛角唱歌跳舞的风格相吻合。

乐舞是伴随着劳动的产生而诞生的，尤其是声乐，它实际上就是人们集体劳动的号子，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逐渐完善的一门艺术。

以上所列采葛、提取葛纤维编衣同“葛天氏”部落名号有什么关系呢？细斟长葛“石固岗河遗址”的发掘报告便可以发现其中的奥密。“石固岗河遗址”发掘出房基7处、墓葬96座，更有11890件陶、石、骨器。报告中说那些房屋属半穴式，具有穴居的某些优点，又有地面建筑物的某些特征，

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由穴居向地面土木建筑过渡形式。房盖的形状多类似圆锥形，以藤枝相互交叉形成骨架，再用树枝和树叶、茅草填塞，而后再用掺草屑的泥涂抹。那种用藤枝交叉成骨架相扣的即是葛藤。

最近，得到在长葛开发葛根保健品公司的一张宣传资料，资料上说经历第三纪、第四纪漫长岁月，繁生出一种藤长百米，根重百斤，生命力极强的野生植物。这种植物茎藤单株覆盖面积数十平方米，有这种植物的地方任何其它植物都难以生存。黄帝神农氏为解民疾苦，植五谷、尝百草，历游大山名川，发现这种特有植物既能充饥又能解毒，遂采其种子传播四海，后人称其为葛根。《黄帝内经》也载：远古时期，先人们用葛藤搭建葛棚居住，纺织葛床睡眠，用葛纤维纺绳织布，编葛鞋；用葛根充饥、医病；葛根为华夏人类繁衍做出过重大贡献。

二十年以前，我同老城镇（旧时古县城）文化站长张水祥收集民歌时，一位久居长葛旧城的高寿老人曾告诉我们：解放初期县城南城墙上长有一棵葛藤东西长二三十丈，覆盖城墙面积有半亩大，每值春季枝叶茂盛，7—9月开米黄色小花儿，香气浸人。他还说“长葛”的名子由这棵葛藤而得来呢。

《中国通史》记载：大约5000年前，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编造技术的提高，纺织技术出现并发展起来。以葛天氏为首的部落酋长，将葛藤采集，以晾晒清除外皮，或像《诗经》中所说煮去外皮和连接纤维之间的那些东西提取葛的纤维，然后再编结成布，做成衣服来替代用兽皮做衣的原料，以解因部落兽皮不足而没有衣服挡寒遮羞之急，将人类文明向前推进一步。在那生产力极低下的时代，穿衣吃饭是部落人民的头等大事，葛天氏能用葛这种植物纤维编布做衣，怎么能不受到部落之民的拥戴呢？部落之民推他为首领，称他为上天下凡的神人，这样“葛天氏”的名号便产生了。无怪西北大学教授强云在《故乡史话》中称葛天氏不仅是乐舞的始祖，也是编布织衣的始祖了。

前文提到神农氏游大山名川，发现葛这种特有植物既能充饥，又能解毒，遂采其种子传播四海是有事实根据的。长葛民国十九年县志在山川一栏载有黄帝在具茨山（现在始祖山）领七个部落首领共会长江流域部落首领，而在陞山迷路到襄城紫云山问童子路的故事。具茨山同陞山并立，前者在北属新郑所辖，后者在南同禹县相邻属长葛管。而“石固岗河遗址”就位于陞山脚下。

诚然会有人问：现在长葛还有没有葛了？为何毛泽东主席一九五八年视

察长葛时说：“你们长葛无葛呀？”我想有三种原因：一是毛泽东主席博览群书，知道长葛是葛这种植物发源地。他说的“长葛无葛”是指地里没草，在这里葛是各种杂草的代称，是对长葛人民勤劳的赞扬。二是葛这种植物生命力太强，生长旺盛，由于它的覆盖，其它植物难以生长，人们做为杂草把它铲除腾出地来种庄稼了。三是位于石梁河及小红河夹角的”石固遗址”属冲积滩岗丘，从山上夹杂有大量泥砂的洪水将葛掩埋所致。现在仅存寥寥无几的葛被人们作为盆景花卉栽植着。那么“葛根保健品”公司的保健品能在长葛打开销售的话，葛这种植物将会重回长葛安家落户。

（黄坡：长葛市文化局创作员、戏曲作家。）

## 上古乐神葛天氏遗址探讨

刘国千 黄坡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一些人竟不顾客观事实，凭借子虚乌有的传说提笔撰文，争夺起文化遗产来。宁陵县有人就凭古时候他那里是葛国所辖地，便说上古乐神葛天氏诞生在他们那里。这种说法恐怕有失偏颇。据西南师范大学王泉根教授《上古人物的名号》看，上古时代的自我名号之由来一是因德而命名；二是因官为名；三是因技为名；四是因排行为名的说法。葛国即便是因官为名，也是先有葛天氏其人而后有其国的。何况中国历史上的命名分为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四个时期呢？葛天氏属上古时代的人这是无可非议的，上古时代为传说时代，传说时代还没有出现私名（即自我名）而是氏族部落的公名。传说长葛人之先祖葛天氏是有巢氏、伏羲氏之后的一个部落首领，后人认为他发明了音乐、舞蹈，创造了文明，尊其为乐神，与神农氏齐名。对音乐舞蹈起源，历史学家认为在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3000年左右。而“石固岗河遗址”所出土的文物经碳十四测定为7400年—4500年时代的东西。拿7400年减去公元2000年，正好和仰韶文化的年代相吻合。为此我想就“石固遗址”与“葛天氏部落”的渊源作一探讨，同时依据史实和风俗民情来证实长葛即是葛天氏的故里。

民国十九年长葛县志载：长葛，盖葛天氏故址也，后人思永其泽，故名曰长葛。唐、虞、夏、商无称，至周东迁，始见于春秋，属郑国所辖。而鲁国所撰《春秋》中载：“鲁隐公五年秋，宋人伐郑围长葛。六年冬宋人取长葛。”《春秋》是鲁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这就奠定了长葛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但从这么简单的一段文字记载还不能证明长葛就是上古乐神葛天氏的故里。《中国古代名人辞典》也载：葛天氏系长葛的一个部落酋长。这个部落到底在哪里？没有确切的文字根据。一九七八年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石固岗河遗址总面积为105000平方米（还不计南北约2公里长存有文化遗物处）。重点保护面积为34500平方米。一九八七年发掘2145平方米。出土文物11890件。从出土的7处房基、282个灰坑、96座墓葬和众多的石、陶、骨、蚌和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及

管形骨器、圆底壶、三足钵、三足鼎等造型来看，属新石器时代器物。属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两个时期的遗址。二〇〇六年该遗址被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石固岗河遗址”位于陞山脚下，石梁河故道和小洪河故道相夹的高岗上，具备原始人类生存的环境。他们在山上狩猎、在河中捕鱼，靠饮用两河之水而繁衍生息。中国考古专家们把公元前4000—5000年的文化遗址定为父系社会时期文化，即仰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仰韶文化遗址为陕西临潼发现的“姜寨遗址”。而“石固岗河遗址”同“姜寨遗址”不同的是多了一九七七年在河南新郑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址”的东西，为此将石固遗址前推三千年。因发掘发现“石固遗址”兼有“裴李岗文化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的文化叠压层，这对一直悬而未决的裴李岗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期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受到全国已故考古专家安金槐先生的高度评价。据历史考证：仰韶文化时期是父系氏族公社的繁盛期，当时人类已以农业生产为主，以捕鱼、狩猎和家禽养殖为补。使用陶器已从红陶发展到黑陶。此时的人类已经开化，有了情感，于是使产生了舞蹈和音乐。成为原始人类表现情感的一种方式。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所有绵历岁月，且由众手，全群共喻，及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决定。归功一圣，亦凭忘记之说也。”由于生存需要，你一招，我一式；你咿咿我呀呀，不断加于完善，就有了固定格式、腔调来表达一定意义。在一定区域内传播，作为娱乐，以缓解疲劳。在神话传说中，创造音乐舞蹈的人虽无证可考，但对其生产原因却有正确认识。因此，高山流水、白云飘逸、动物跳跃都渗透在柔媚舞姿之中，表达意境、神韵及情趣。于是便有了“歌八阙”。

葛天氏作为部落酋长，把“歌八阙”作为礼乐教化部落之人，开创人类文明之风，自然是水到渠成。诚然，有人会说，长葛之名，夏商无考至周东迁才有文字记载，把“石固遗址”同葛天氏部落联系起来，颇有疑义。王泉根教授在《上古人物的名号》中说：“传说时代的‘氏族名’——名号是作为某一氏族部落的代表性专名。这种名号实际上是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公名，公名既为氏族所共有，则可延续数代袭用同一名号。”

依王泉根教授的这段话可以推论出葛天氏为何在最早的鲁国编年史《春秋》上出现，长葛“因葛天氏故址，后人思永其泽”而得名并载入最早的历史史册。这就把长葛同葛天氏部落而紧密地联系起来。

“石固遗址”不但历史悠久，而且部落规模宏大，那南北长三公里的土岗几乎遍布人类居住区。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只有在物质条件丰富的情况



下，才可能产生精神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石固遗址”从裴李岗文化发展到仰韶文化，也就是从7400年发展到4500年，已经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女权主义者的“共产社会”已不复存在。继尔代替的是男权主义的掠夺。从出土的石、骨器来看已达到原始人类的鼎盛期。因而也就产生了葛天氏“操牛尾以歌八阙”的礼乐。葛天氏所创造的礼乐并非单纯的娱乐歌舞，不少史料记载的“八阙”实为祭祀之礼节。这些礼节既有祭祀性又有娱乐性，因此，也被后人传承下来，历代效仿。

据长葛县旧志载：长葛老县城内（现长葛市老城镇）有八蜡祠，原在城皇庙。乾隆六年知县许莲峰修。乾隆九年颁祭文致祭。后移建城外河伯庙之左。蜡，周代祭名。即于每年建亥之月（十二月）农事完毕后举行的祭祀。所以，我们这里习惯把十二月称为腊月。八蜡是：一先穡，祭神农；二司啬，祭后稷；三农司，祭古时田官之神；四数表啜，祭始创田间庐舍、开道路划疆界之人；五祭猫虎，因它们吃野鼠野兽，保护了庄稼；六祭堤防；七祭水庸、水沟；八祭昆虫。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一首题名为《蜡辞》的古代祝词，保存在《礼记·郊特牲》中，其词是：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首祝词同当地的《八蜡》内容有特别相近的关系。同样反映原始人让自然界听命于人类的愿望。原始人与自然作斗争中，把人类的能力予以理想化，用类似“咒语”的，经过加工的语言，喝令自然。从这首祝辞中可以看到先民们顽强的意志，也可以看到早期文学艺术的功利性。而葛天氏的“八阙”在艺术上也有同工异曲之妙。《隋书》在风俗志一节中载：长葛‘人好尚稼穡，重于礼文，其风皆近于古。’这个‘古字’，恐怕即是葛天氏的礼乐了。长葛这块风景秀丽的土地，被历代帝王称为礼义之邦。尤其在汉代，这里名士辈出。“生不占民产，死不占民田”的郑国大夫公孙侨，德星陈寔、“颍川四长”之韩韶、钟皓都是长葛人。“楷书鼻祖”钟繇也是长葛人。唐朝诗豪白居易为寻礼义之邦即落脚长葛而“明葬香山，暗葬青岗”。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宦官张让其父死后也要在长葛寻一块儿风水宝地安葬。

《隋书》风土记也载：长葛“土风谨厚，民俗勤劳，有巢由清节之风。”这里的“巢”即指葛天氏部落。当今长葛人每逢过年的三十晚上，仍有祭典的俗习。只不过因繁就简把“八祭”改为祭“天地全神”而已。

“石固遗址”出土有打磨光滑的“圆筒骨器”，近似于唱道情艺人用的

那种将竹筒打通关节张上鳞皮的鼓。由此使我想到了十几年前看到的一块汉画相砖绘的一幅舞妓图。那舞妓高擎牛尾翩翩起舞，神态很为逼真。可惜这块画像砖被毁。最近，有位画家应人之邀，画了幅《葛天氏行乐图》跟这块画像砖上的图案一样。据他讲是查阅了大量资料才画的。位于后河镇的擂鼓石沟，沟里布满如石鼓一样的红石，据传这是葛天氏演练舞蹈的地方。石固遗址离擂鼓沟约10公里，同石固镇南北相贯，当年葛天氏在那里演练舞蹈也是可能的。位于长葛市八七路的葛天氏雕像身着苧布衣，手执牛尾的粗犷舞姿尤为引人注目。雕像铭记道：“葛天氏，上古帝王，治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创歌八阙，开人类文明先风”。秦丞相李斯在谏秦始皇《谏逐客书》中有“郑卫桑间，《昭虞》、《武象》，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郑卫之音是郑国、卫国的民间音乐。所谓“桑间濮上”系郑卫民间音乐之代称。而“今弃击瓮叩缶”，“瓮”是瓦罐，“缶”是大肚子小口的瓦器。秦国宫廷曾把瓮缶做为打击乐器。当时长葛属郑国土地，这种“击瓮叩缶”是秦统一六国后征用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更值得一提的是：“石固遗址”所出土的诸多瓮和缶陶器中，有不少腹上都有凹陷的坑。原以为是陶器窑址标记。从李斯这段论述看，应该是当时的一种乐器。这种乐器被秦宫征用理所当然。

石固镇的民间艺术团社演练的“铜器舞”、“盘鼓舞”震撼山岳，具有一种豪放的古拙味儿。一个艺术团社拥有百二八十人，阵容庞大是任何地方的民间艺术团社都不可比拟的。老城镇的“莲花灯”团社，虽起源于明清，同样有着葛天氏时代的豪放粗拙。这一切都跟传承有关。

综上所述，“石固遗址”跟“葛天氏部落”一地。准确地说，“石固遗址”也就是“葛天氏部落”应当无疑。

## 长葛——葛天氏之墟

路志纯

长葛自古就传为葛天氏故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现就我们所获得的有关资料，梳理如下：

### 一、地方志书

长葛的地方志书，现在能见到的建国前的完整的版本有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和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三个版本的《长葛县志》。

清康熙三十年《长葛县志》《卷一·沿革》载：“邑以葛天氏得名”，又说：“长葛上古传为葛天氏之墟。”

清乾隆十二年《长葛县志》《卷一·沿革》载：邑以葛天氏得名，其来远矣。

又说：长葛上古传为葛天氏故地。

民国十九年《长葛县志》《卷一·沿革》载：长葛，盖葛天氏故址也，后人思永其泽，故名曰长葛。

### 二、碑刻

1、长葛市坡胡镇海子李村有一葛天老祖庙，有一通《重记葛天老祖圣殿》的石碑，碑文曰：

自夏商周设老祖祠以祀先祖，宣葛天老祖德裔。昔葛，川地，邑氏族于川东。望平纪纲，民三伏于川，久居川泉，川绕重葛，水虫尽跃。怀德于



八阙，舞平唱足。葛麻为羞，腾依敝掩，养息纪民。黄帝传尧舜至禹，设老祖地，以戴民敬念。逢葛开，以礼祀，诸侯王皆从。自文帝三月初六大祀，其十里，文武徒行，以示诚德，曰长葛邑民皆老祖之裔。大宋开宝元年

(公元968年)花春记。

该碑在文革中被毁，仅留此碑文。当地老人多知此庙、此碑。

2、长葛西北、具茨山余脉之陞山，曾有三处石鼓，建国以来相继被毁，由于采石，甚至有的连地貌也面目皆非。现在，唯一幸存的基本地貌即为“擂鼓石沟”以及立于擂鼓石沟的一通石碑的碑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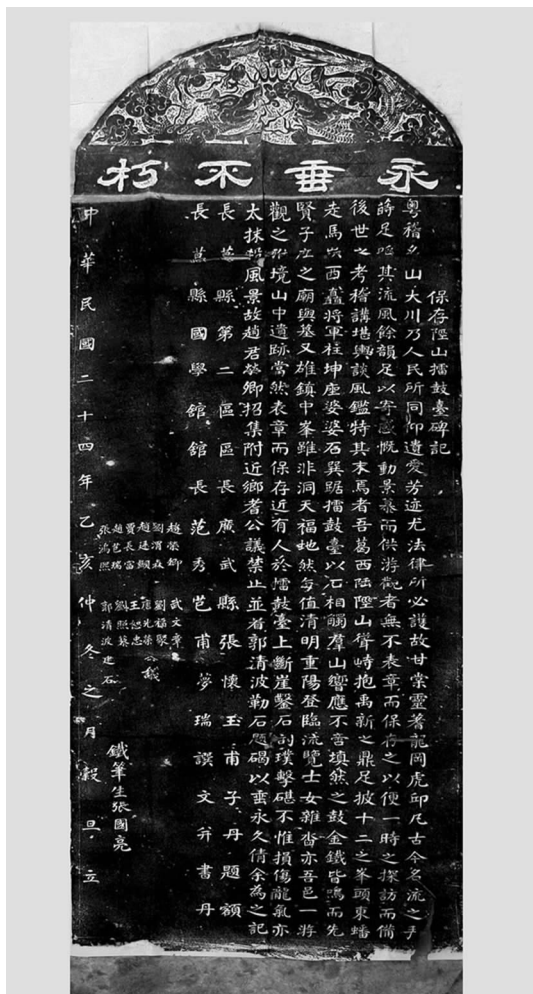
民国二十四年，民众为保护擂鼓石而树碑，由乡贤范梦瑞撰书碑文，碑记中介绍了葛天氏时期“手苒足蹈，其流风遗韵足以寄感慨动景”的歌舞盛况。此为幸存的碑文拓片。

### 三、考古发现

**石固遗址** 石固古文化遗址位于长葛市石固镇岗河村西，石梁河与胜天湖河故道汇流处的高台地上，总面积105,000平方米。从1978年9月12日开始发掘，到1980年11月结束，历时3年，共发掘面积2145平

方米。遗址发现裴李岗和仰韶房基7处，灰坑282个（先民用过的灶、灰、碳的遗存），墓葬96座。出土了石、陶、单孔骨笛、蚌、骨针和铜等器物11,800件。其中以裴李岗文化遗存最丰富，典型器物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石镰、石镞等，圆底陶壶、平底壶、三足壶、三足钵、三足鼎、附加堆纹和坑点纹三足钵、剑口钵、折肩壶等；陶环、陶纺轮、石弹丸、陶弹丸、镰齿石链和房基柱礅，烧土墙面等。从石固遗址出土的器物，经碳14测定，距今已有约4500~7400年的历史。

1979年3月，在一个5×10的发掘坑内，出土了一件经过人工加工的单孔乐器，当时发掘队长郭天锁和其他两位馆员就断定是一个单孔骨笛，是原始人类发明的一种乐器。这个消息向省考古专家安金槐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安教授乘车来到发掘现场进行了鉴定，确定是一支远古葛天氏时期的一种乐器。在《中国通史》中就载有中国音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骨笛的出



土，为古今公认葛天氏是音乐始祖提供了证据。

在现场的人们还进行了试吹，只有一个孔的骨笛，用气大小，所产生的声音不一样，用手捂笛孔面积的多少，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后来，原省考古研究所杨肇清研究员在整理资料时也确认：“单孔骨笛是最原始的乐器，是葛天氏时期发明乐器歌舞的佐证。”

全国知名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广为民间的传说进行了论证，葛天氏部落，是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最大的原始部落群，它的中心活动位置应该在许昌以北，禹州东北，新郑以南，长葛以西。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研究和论证，但具体位置尚未确定。石固遗址的发掘，出土文物之多，涵盖内容之广，年代之久远，特别是单孔骨笛的出土，让历史考古学家非常确切地认为，石固遗址周边，就是乐神葛天氏的主要活动范围，而石固就是当时的所谓“都城”。这也为葛天氏故里在长葛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由于其在考古学上重要性，2006年石固遗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具茨山岩画（长葛市陘山部分）陘山，位于河南省中部长葛市、禹州市、新郑市三市交界处，属于伏牛山余脉，具茨山的末端。

当地群众在陘山主峰南部，发现裸露的岩石上刻有比较规则的圆形“石窝”，感觉好像是人工凿成的，就报告了当地文物主管部门。2008年，经过文物部门的勘察发现，这个不大的山坡上分布着许多这样的“石窝”状的岩画，有几个小“石窝”围着一个大“石窝”组成的整体呈梅花状的图案；有两行平行排列整齐的“石窝”组成的图案；有大小不同的“石窝”排列成一条线状的图案；有成“8”字形的图案；还有许多单独一个“石窝”状的图案。

经走访当地群众，这些“石窝”状的岩画还流传着一些传说，传说葛天氏在此举行祭祀活动，这些“石窝”状的岩画在祭祀时敲击可发出音乐声，“石窝”大小、深浅不同，敲击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从而组成一定的韵律，这些传说形象的再现了乐神葛天氏“操牛尾，歌八阙”的情景。

2009年3月，由河南省文物局主办，郑州市文物局、许昌市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学会承办的具茨山岩画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中科院、北大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认为，具茨山岩画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同年，具茨山岩画被增补为河南省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四、民间传说

葛天氏是传说中远古时期的帝王。

《吕氏春秋·古乐篇》载，远古之时“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人乃“作为五弦瑟，以定群生”，“作舞以宣导之”；“昔葛天氏之作乐，三人操牛尾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长葛现存与葛天氏传说相关的“遗迹”有：葛天氏洗葛的“葛河”、演练歌舞的“擂鼓石沟”，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祭天台”、惩戒有过失者的“天宝观”（宋元佑年间迁建新址并更名为天宝宫）等。

长葛流传着民间歌谣：“俺祖先，叫葛天，家住在，大平原。逮鱼下渚水，打兔上陞山，教人种五谷，织葛做衣衫，吃饱穿暖玩得欢……”

长葛当地葛姓群众至今皆称为葛天氏后裔，流传着以葛天氏为远祖的宗族祭祀活动及大量的民间传说。

长葛当地流传的与葛天氏相关的各种民间传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人物传说、地名传说、风物传说等三大类。

在人物传说中，当地民众把葛天氏神圣化，将其描述为身世非凡的创世祖先与文化英雄。《葛天氏出生》讲葛天氏的母亲，喜爱种植葛树，人称“葛母”，以葛花为食受孕，在葛林生下葛天氏；葛天氏成人后，勤劳勇敢、聪明过人，被推为首领，带领民众战胜自然灾害，繁衍生存。《天宝观》讲述葛天氏注重对部落民众的教化，对犯有过失者以令其自我反省的方式进行教化。

在地名传说中长葛的山水木石都与葛天氏有着密切的联系。《擂鼓台的传说》讲述葛天氏在走马岭旁一平台带部族民众演练乐舞的状况；《岗河的来历》讲葛天氏开河引水，将河水引上高岗，解决了高地上的人畜饮水困难；《石梁河》讲述葛天氏带领部族打猎、发展农耕，在河边砌石为洞，储存粮食、防备灾荒；《葛河水不浑》讲述葛天氏引导民众保持河水清洁；《摆蓝池》讲述葛天氏教会民众为葛布染色；《祭天台》讲述葛天氏部族丰收之后在柏树林中举行祭祀天地仪式。

风物传说中更直接的表现了当地民众对葛天氏的敬仰之情。在《葛河长葛不长槐》中讲述为保障衣食之需，葛天氏带领部族大量种植葛树，而砍伐与人们衣食无直接关系的槐树；《鸟繁蛋遮脸》讲述葛天氏教化民众知礼义、明廉耻，感化了鸟类；《仙女游石固》讲述葛天氏在石固庙会中呼风唤雨，解救仙女的故事等。

## 五、葛天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长葛市委、市政府都很重视葛天氏文化的保护、研究和开发。

1978—1980年，配合省文物考古部门对石固遗址进行挖掘，为葛天氏在长葛一带的生息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1984年，命名市区一条主要街道为葛天路，并有一些企业、建筑、文化设施、刊物以“葛天”命名。

1990年，在八七路树起了葛天氏的花岗岩雕像。

2007年，成立了葛天氏文化研究会。

2007年，“长葛葛天氏文化”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入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举行了第一届葛天氏文化研讨会。

2009年，举办了葛天氏文化艺术节。

相继出版了《葛天氏与长葛》、《葛天氏传说》、《葛天氏文化传承》等专著及长篇小说《乐神葛天》；所编排的大型舞蹈《葛天魂》获河南省舞蹈家协会银奖。

2010年，动工兴建“葛天氏生态园”，规模宏大，现已初具规模。

## 葛天氏地望与宁陵无涉

路志纯

葛天氏同上古之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伏羲氏等一样，是我国上古之氏族首领。葛天氏之治，“不言而信，不化而行”，是上古理想的和谐社会。而葛天氏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葛天氏之乐”，即《吕氏春秋·古乐》所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葛天氏也因此而被后人尊为“乐神”和中国音乐之祖。

长葛市也因文献中的“长葛为葛天氏之墟”等记载、石固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大量的民间传说所构成的“长葛葛天氏文化”而在2007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入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宁陵的一些朋友和史学界的一些专家仍在坚持其“葛天氏与葛伯活动的地望当在今河南省宁陵县；河南省长葛、修武等地当是葛伯国后裔的迁徙之地。”的说法。

其论据主要是关于“葛伯”的记载。有人著文说：虞舜时期，大禹为司空，受命治水，让颛顼的后裔伯益当他的助手辅佐治水，负责技术工作，相当于现在的水利部部长。伯益跟随大禹治水13年，左准绳，右规矩，定山川，图博物，察民俗，著有《山海经》18篇。因治水有功，禹晚年把就伯益定为自己的接班人，欲效尧舜禅让之例让位给他。禹去世后，伯益却谦让不就，避于箕山。于是大禹的儿子启继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世袭奴隶制政权夏朝。夏朝建立后，启也不亏待元老伯益，特封他的的大儿子若木为徐伯、二儿子飞廉（一作大廉）为葛伯（伯是一种爵位。中国古代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伯是第三等），此为葛被封国之始。

对于葛国在宁陵之说，本人和长葛的史志圈内的人并无异议，所不同者是葛伯和葛国并不等同于葛天氏。

让我们梳理下葛伯的世系：《通志》载：“葛伯：伯爵，嬴姓。《汉书地理志注》和《说文解字》记少皞氏为嬴姓。嬴即燕的异字，且又同音，故嬴即燕。少皞氏初以燕（玄鸟）为图腾，故成为嬴姓的始祖。那么少皞氏又由何来？少昊，昊又作“皞”、“皓”、“颢”，为黄帝之子，生于穷桑。



而黄帝呢？黄帝乃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有争议），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与新郑相邻的长葛，其远祖葛天氏此时已因“思永”葛天氏“之泽”而叫作“长葛”了！据郭宪周先生考证，葛天氏“在五帝时期，成为黄帝有熊氏部落联盟的组成部分。据汉代学问家刘向《世本》记载：（见清代雷学琪校辑本）熊氏部落联盟中有“詹葛氏”，长葛的“长”音 zhǎng，后来读 cháng 者多了，遂变成了“长”（cháng）。长（zhǎng）与詹音近。”其实，“詹葛氏”也就是长葛氏！

由此可见，伯益的远祖是黄帝本人，而仍在原地生息的葛天氏的后裔詹葛氏是黄帝所领导的部落联盟里的一个部落，葛天氏并没有离开原地——今长葛，伯益同葛天氏也挂不上边儿。

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字记载，地下考古发掘又怎样呢？持“宁陵说”的朋友所依据的是宁陵丁垵堆龙山文化遗址。该遗址面积约 4500 平方米。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考古所的支洪远曾率领文物考察队在此进行勘探、考察。从考古专家在遗址中发掘到的大量陶片、器物可以看出，因其主要特征具有龙山文化性质，所以可认为是早期龙山文化。

宁陵县文物馆馆长王文霞曾说：从丁垵堆龙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龙山文化证明，这里 4000 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居住，而且是个人口比较集中、具有相当规模手工业作坊的地方，这是目前宁陵县发现最早的古文化遗址。2002 年定为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不仅要问：“宁陵县发现最早的古文化遗址”也不过才 4000 年，处于夏朝之初，这与远在六七千年前的葛天氏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

那么长葛呢？长葛的石固遗址总面积 105,000 平方米。从 1978 年 9 月 12 日开始发掘，到 1980 年 11 月结束，共发掘面积 2145 平方米。遗址发现裴李岗和仰韶房基 7 处，灰坑 282 个（先民用过的灶、灰、碳的遗存），墓葬 96 座。出土了石、陶、单孔骨笛、蚌、骨针和铜等器物 11,800 件。其中以裴李岗文化遗存最丰富，典型器物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石镰、石铤等，圆底陶壶、平底壶、三足壶、三足钵、三足鼎、附加堆纹和坑点纹三足钵、剑口钵、折肩壶等；陶环、陶纺轮、石弹丸、陶弹丸、镰齿石链和房基柱礅，烧土墙面等。从石固遗址出土的器物，经碳 14 测定，距今已有约 4500 ~ 7400 年的历史。

1979 年 3 月，在一个 5 × 10 的发掘坑内，出土了一件经过人工加工的单孔乐器，当时发掘队长郭天锁和其他两位馆员就断定是一个单孔骨笛，是

原始人类发明的一种乐器。这个消息向省考古专家安金槐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安教授乘车来到发掘现场进行了鉴定，确定是一支远古葛天氏时期的一种乐器。在《中国通史》中就载有中国音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骨笛的出土，为古今公认葛天氏是音乐始祖提供了证据。

在现场的人们还进行了试吹，只有一个孔的骨笛，用气大小，所产生的声音不一样，用手捂笛孔面积的多少，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后来，原省考古研究所杨肇清研究员在整理资料时也确认：“单孔骨笛是最原始的乐器，是葛天氏时期发明乐器歌舞的佐证。”

全国知名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广为民间的传说进行了论证，葛天氏部落，是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最大的原始部落群，它的中心活动位置应该在许昌以北，禹州东北，新郑以南，长葛以西。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研究和论证，但具体位置尚未确定。石固遗址的发掘，出土文物之多，涵盖内容之广，年代之久远，特别是单孔骨笛的出土，让历史考古学家非常确切地认为，石固遗址周边，就是乐神葛天氏的主要活动范围，而石固就是当时的所谓“都城”。这也为葛天氏故里在长葛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由于其在考古学上重要性，2006年石固遗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个考古发现是具茨山岩画（长葛市陞山部分）。2008年发现，为凹穴类岩画。经走访当地群众，这些“凹穴类”岩画还流传着一些传说，传说葛天氏曾在此举行祭祀活动，这些“凹穴”在祭祀时敲击可发出音乐声，“凹穴”大小、深浅不同，敲击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从而组成一定的韵律，这些传说形象地再现了乐神葛天氏“操牛尾，歌八阕”的情景。2009年具茨山岩画（长葛市陞山部分）被增补为河南省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然，传说不可作为“长葛为葛天氏之墟”之实证，但至少可以证明在上古时期长葛一带曾有葛天氏或其它什么部落的人们在生息，这比宁陵的最早的古文化遗址——4000年前的丁堰堆龙山文化遗址所证明的古人的生息要早上几千年吧？至少证明了有葛天氏生息的可能吧！而宁陵的最早的古文化遗址能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绝对不可能有葛天氏这样的先民活动过！

长葛是葛天氏之墟，是无可辩驳的！

有学者指出：“葛天氏是葛天氏，葛伯国是葛伯国，二者不能混谈，混谈了就不好了，为什么总是将这两个相差几千年的事联系在一起呢？”





(3) 司马相如《上林赋》有关部分

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璞老子經注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也 躡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鸚鵡也 道孔鸞促鴉鷄。郭璞曰道孔鸞才由勿 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鳥名曰翳鳥 捎鳳凰捷鷄鷄。張揖曰鷄鷄似

善曰方言曰揜取也樂汁圓然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司馬彪曰消搖通通也 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率乎直指。郭璞曰率乎直指也 暎乎反鄉。郭璞曰暎乎反鄉也 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官名

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下棠梨息宜春。張揖曰宜春官名在渭南杜縣東 雲陽甘泉官外鷄音支。鷄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 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 觀士大夫之勤略。司馬彪曰均獵者之所得獲 徒車之所輔。郭璞曰徒車之輔

步也轉輾也。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郭璞曰蹈籍也 與其窮極倦執驚憚驚伏。郭璞曰驚憚驚伏 戲解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揖曰顛天之臺高 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寓深貌也 填阮滿谷掩平彌澤。善曰彌澤

十萬斤以依鐘旁。建翠華之旗樹靈龜之鼓。張揖曰以琴羽為律也 奏陶唐氏之舞。善曰陶唐氏 孔安國曰陶聽萬天氏之歌。張揖曰萬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 千人唱萬人山

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張揖曰波也 巴渝宋蔡淮南于遞。郭璞曰巴 文成頽歌。文頽曰文成 洞心駭耳。善曰洞心駭耳 鄢郢緜紛激楚結風。善曰楚風

送起。張揖曰送起也 鍾鎗闐鞀。韶漢武象之樂。文頽曰韶漢武象之樂 激楚結風。善曰楚風 鄢郢緜紛。激楚結風。善曰楚風

衛之聲。郭璞曰音韻也。韶漢武象之樂。文頽曰韶漢武象之樂 激楚結風。善曰楚風

三象樂。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能優侏儒。秋鞞之倡。善曰楚風 激楚結風。善曰楚風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張揖曰靡曼美色也 若夫青

## (4) 舜涅川十年 《水經注》 有并縣分

忽乎其間數大端爲類不一邑名間有異同故以沿革爲首王政始於經界人事現於天文疆域分野安可無紀建邑必因形勢導民尤計奠安山川河防豈容緩述記一時之勝者有古蹟詳千載之慮者唯職爭欲知民情之好尚風俗又當考也皆邦域中不可或遺之事依類次之而統以方輿庶幾司空氏所掌之遺意歟爲方輿志

## 沿革

邑以葛天氏得名然而遺矣自春秋迄今數千年來

土宇如故而名稱間異屬隸時殊或分或并豈好爲紛更哉蓋因時審勢有不得不然者在也大率不離乎便民者近是簡策具在歷歷可考也

長葛上古傳爲葛天氏之墟在禹貢周官總屬豫州之域春秋屬鄭魯隱公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宋人取長葛又名葛葛桓公五年諸侯從王伐鄭鄭伯禦之卽其地也戰國屬韓或屬魏秦屬滎川郡西漢時以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縣仍屬滎川東漢魏晉因之南北朝西魏改屬許昌郡北齊屬南鄭州後

(5) 民国十九年《长葛县志》有关部分

长葛县志

一八

东北至洧川县城三十里。

西北至新郑县城四十五里。

南至许昌县城四十五里。

西至禹县城九十里。

东北至京师一千八百里，至开封省会一百八十里。

曩者，西通川、陕，南达湖、襄、云、贵等处，为进省进京必由之地。星招冠盖〔一〕，往来络绎。其经行要路有三：一在县治东南，北接洧川界，南至许昌界，横十五里；一在县治西，北接新郑界，东南至许昌界，横三十五里；一在县治东北，北接洧川界，西南至禹县界，纵六十里。招待迎送，供亿〔二〕维繁。至兵差车马，人尤苦之。迨京汉铁路告成，从前烦苦，稍觉宁息。

沿革

长葛，盖葛天氏故址也，后人思永其泽，故名曰长葛。见旧志。又传创邑

之始，有葛条附树故名。见颍川志。唐、虞、夏、商无称，至周东迁，始见于春秋，属郑。鲁隐公五年秋，宋人伐郑围长葛。六年冬，宋人取长葛。杜预注：「颍川长社北有

(6) 《昭明文選》“毛詩序” 有关部分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胡為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如也。孔叢子孔子歌。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寄也。琴賦曰委性命考任去留。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東征賦曰。運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詩傳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登東臯以舒嘯。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求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警喻不斥言也。主文直諫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也。始者謂王道興。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風。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故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 长葛·长社·社

陈星灿

长葛地处河南中部，物产丰富，历史悠久。它的得名，相传是为了纪念上古神话中著名的乐神葛天氏。据民国十九年（1930）《长葛县志》载：“长葛盖葛天氏故址也，后人思永其泽，故名曰长葛。”《春秋·鲁隐公五年》谓：“宋人伐郑，围长葛。”可见长葛至少已有 2600 余年的历史。

长葛又名长社。《后汉书》刘照引《地道记》曰：“社中树暴长，汉改名。”其实长社之名，战国即有，先属魏，后并入秦。

长葛是否葛天氏的故址，已不可考。但是长葛之为长社，却有相当丰富的佐证。据民国十九年《长葛县志》载：“社柏为葛名胜，前志未载，诚憾事也，现有二十六株，东西极大者各二，皆二十四围，余亦二十围，应劭注《汉书》谓社树暴长，因名长社，或即此柏。惟长社之名非由汉始，魏或已植此柏，因暴长，改为长社，二千余年古物可称巨特。”古社柏在今长葛县老城镇西北 1 华里处，现存 23 株，系县重点保护文物。这些“社柏”，是否就是当年把长葛改为长社的社树已不可考，不过“社柏”的存在，相当成功地解释了“长社”一名的由来。

长社既由社树暴长得名，那么“社”是什么呢？

《说文·示部》：“社，地主也”；《礼记·月令》：“社，后土也，使民神焉，神其农业也。①”说得很明白，社是土地神，是古人对土地的一种崇拜。远古时代，先民们看到万物皆由地生，万物皆由地载，他们不了解其中的科学道理，所以在心理上难免产生敬畏的情绪。农业民族以种植谷物为生，谷物收获的多少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故而祈求土地赏赐更多的粮食，祭祀报答土地的恩德就成为原始先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从宗教发生学原理推测，最初，先民们可能崇拜和祭祀所有的土地，因为他们相信每块土地都有神在冥冥之中控制着。后来，由于认识的深化，先民们只祭祀其中的几块或一块土地。《礼记·郊特牲·疏》引《五经异义·今孝经》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封五土以为社。”正印证了这一推测。

先民们祭祀某几块或一块土地，但他们并非祭祀土地本身。事实上，他们崇拜的主要是土地的力量即地力。他们认为这种地力，就表现在由土地里

生长出来的植物里面。在所有的植物里，树木最大、最魁伟挺拔，所以也最易成为崇拜的对象。《论语·八佾》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柏、栗都是比较高大的树种。《周礼·地官·大司徒》曰：“设其社稷之土壝，而树之田之，各以其野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野。”可见社树并不象《论语》说的那么划一，只要土地适宜，什么树木都可以成为社树。

社树是地力的象征。古人认为土地的灵魂就附在这社树之上。所以《淮南子·林训》云：“侮人之鬼者，过社而采其枝。”采枝即伤了社神，是大不敬的事。

从原始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生产力虽然得到相当的发展，但是祭社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息。先秦时候，不仅春播秋收的祭礼要在这里举行，几乎一切重大的活动也都要在社里举行。如征伐、建国、登基、祛灾等都必须向社神祭祀、祈祷或占卜吉凶。社成为最重要的礼拜活动场所。

长葛的“社柏”，苍劲古拙，历史悠久。根据文献和传说来看，这儿应当就是古代祭社的场所。唐宋以来，民间祭祀土地的仪式开始慢慢在城隍庙或土地庙里举行，社的原貌反而被埋没了。所以，正是这个意义上说，长葛的社柏是相当珍贵的，它是我国古代“社”的活化石，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注：①《礼记·月令》无此言。

（作者陈星灿：长葛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史前学博士。）

## “宋人伐郑围长葛”考

路志纯

“鲁隐公五年（前718年），宋人伐郑围长葛”，在长葛史志著作中已经成为定例。康熙三十年（1691年）《长葛县志卷一·战争》载：“春秋·鲁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乾隆十二年（1747年）《长葛县志》亦是这样记载。民国十九年（1930年）《长葛县志》同康熙三十年志一样。1991年《长葛县志·大事记》略有不同：“周桓王二年（前718年），十二月，宋殇公伐郑，围长葛，不克而还。翌年秋，攻取长葛。”

因为事关“长葛”作为一个地名的来历的源头，笔者对长葛史志著作中这样的记载，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笔者凭直觉感到，在当时一个小小的长葛邑何以值得宋国在鲁隐公五年和六年，先“围”而后“取”，费时两年？！即如1991年志修订的“十二月，宋殇公伐郑，围长葛，不克而还。翌年秋，攻取长葛。”也是先“不克而还”，第二年秋才“攻取”下来的！

人们不禁要问，长葛史志中的记载来自哪里？这个长葛邑有什么重要的战略地位？宋国为什么要连年地“围”“攻”长葛？事情真地是这样吗？

先说这些记载的出处。这些记载都源自我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据说是孔子编定的这部《春秋》中，在鲁隐公五年记载的是：“秋，宋人伐郑围长葛。”；鲁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

有人曾解释，说是可能使用了不同的纪年方法，其实所载的“五年”和“六年”是同一年。也就是说，是在同一年的秋“围”住了长葛，到了冬季便攻取了长葛，是发生在隐公五年这一个年间的事。

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我国的纪年方法有四种，分别是：

一、年号纪年。我国古代最初是按照君王即位的年次纪年，如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等等。《春秋》和《左传》就是这样的记法。汉武帝刘彻开始用另一种年号纪年，即位那年称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顺次

为建元二年、建元三年等，更换年号就重新纪元。《史记》《汉书》等就是这样的纪年。

二、干支纪年。干支纪年是我国古代最基本的纪年方式之一。最早的记载见于《淮南子·天文训》，但西汉时这种方式还不通行。自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开始干支正式用于纪年。

三、星岁纪年。战国时代，天文占星家根据天象纪年，有所谓星岁纪年法。星指岁星（即“木星”），岁指太岁（古代天文占星家设想出的假岁星，又叫岁阴、太阴）。故有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此法始于战国，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春秋》显然是不可能用的。

四、生肖纪年。十二生肖之说起于东汉，汉前未见记载。

显然，《春秋》的纪年只能是第一种，而且是第一种的“最初的按照君王即位的年次”进行的纪年。干支等后三种方法那时还没有产生。可见，以纪年的方法不同来进行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 二

那么，“宋人伐郑围长葛”究竟是怎样的一起历史事件呢？

郑国是一个小国，其疆域也不过是现在的郑州市区、新郑、长葛、新密、禹州，东面也不过到中牟。与它东邻的宋国、北邻的卫国都比它大，更不用说稍远些的鲁国和齐国了。

这起历史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卫国的一场变故。原来卫武公的正房夫人不生育，武公三个儿子完、晋和州吁都是妃子所生，其中州吁生得勇猛过人，好战嗜杀，脾气又不好，而武公又偏偏特别娇惯他。大夫石碏〔què〕进谏，请武公好好教育州吁，不要过分娇惯他，武公没有理睬。而石碏自己的儿子石厚却跟州吁臭味相投，整日厮混在一起。

卫武公薨〔hōng〕，传位给世子完，完即位，这就是卫桓公。卫桓公为人怯懦，又没有主见，石碏见他不会有什么作为，就告老还家了。州吁平时就瞧不起卫桓公这个异母兄长，现在朝中又没有老臣辅佐，州吁就起了野心，天天跟石厚一起，商量篡夺君位的事情。

等了不久，机会就来了！周平王崩，周桓王即位，此等大事各国诸侯都要到周朝京城洛邑去奔丧朝觐，卫桓公自然也要去，就托州吁暂摄朝政。州吁在半路行馆刺杀桓公，桓公当即重创而薨。石厚率五百甲士一拥而上，桓公卫士及随从力不能敌，只得顺从。州吁对外宣称桓公暴病而薨，自己代其

君位。桓公之弟、州吁异母兄晋，逃奔他国。

州吁即位，拜石厚为上大夫。可是纸里包不住火，没过几天，州吁弑兄篡位的事情朝堂上下都传开了，他感到空前的压力，赶紧又找石厚商议。石厚说眼下情况咱们很被动，不如主动出击，找个借口打击一个诸侯国，才能树立威望，巩固地位。想来想去，其他国家没有什么恩怨，只有郑国，当年郑庄公弑弟囚母（即史上所说的“郑伯克段于鄢”和“黄泉见母”的故事）还派军队追击侄子公孙滑侵入卫郊。伐郑国找这个借口比较好，还名正言顺。州吁一听，也对，不过郑国刚和齐国有个“石门之约”，要打郑国，齐国肯定要插手干预，那可是个大国，咱们怎么是人家对手呢。石厚一听那怕个啥，咱们也联合几个大国不就得了吗！宋、鲁都是大国，离郑国也近，再加上陈、蔡两个小国，咱们五国一起出兵，还怕他什么齐国插手？州吁想了一想说，陈、蔡两个小国跟周王跟得很紧，现在周王对郑君是什么态度他们也应该知道，为讨好周王，他们也得来。只是，宋、鲁这两个大国，人家肯听咱们的吗？石厚说主公你有所不知，宋君与夷的堂弟公子冯想要夺取君位，现在逃奔在郑国，郑君收留并庇护了他，宋君早就想找机会伐郑了，咱们去约他，岂不顺水推舟，他肯定来。至于鲁国，国政都操纵在大夫公子翬 [huī] 手里，那可是个贪婪的主儿，咱们只要东西送得足，他也肯定会来。州吁一听，很高兴，就依照石厚的建议行事。果然，除鲁国国君隐公不同意外，宋、陈、蔡三国都出兵来助了。时在鲁隐公四年夏，四国联军直取郑国都城——新郑东门之下。但连攻五日，不克，只好先行撤兵，以待继续游说鲁国的公子翬，以使鲁国出兵。

这一年秋天，石厚终于买通了鲁国公子翬，尽管隐公不同意，公子翬还是强行出兵了。就这样，宋、鲁、卫、陈、蔡五国合兵，推宋君为盟主，以卫国石厚领兵为先锋，兵车共一千三百乘，杀奔郑国。

大兵压境，众臣心惊。庄公胸有成竹，微微一笑，对众臣说：鲁、陈、蔡三国，跟咱们没啥利害关系，只是在帮腔作势瞎起哄；只有宋国，他们的公子冯躲避在咱们这儿，所以宋君才真的要打，咱们只要把公子冯送到别的地方，宋军就会离开了；剩下就只有卫军了，州吁只不过想借起兵来树立威信，巩固他在卫国的地位罢了。

郑庄公派大夫瑕叔盈带一支人马，把公子冯送到长葛，然后修书一封给宋君，说公子冯现在不在我们这里了，已经到长葛去了，您自己处理吧。宋君见到书信果然就移兵而去，包围长葛。

鲁、陈、蔡军见宋军都走了，也无心恋战，都有撤军的意思。

郑庄公就令公子吕只与卫军石厚部队交战，鲁、陈、蔡军见人家不跟自己打，便作壁上观。

公子吕与石厚交战，没打几个回合，公子吕就乍败而走，石厚追到东门，见公子吕进门去了，也不追赶，就令兵士们把东门外的庄稼收割了，算是战利品。回到营里，州吁说我军势头正盛，咋不一鼓作气追杀进去，反而突然就撤兵了呢？石厚说，咱们最好见好就收，在外边时间长了，您不怕国内有变？州吁一听恍然大悟。这时候鲁、陈、蔡国君都来祝贺卫军取得胜利，然后各军班师回国。

卫军更是一路吹吹打打，高奏凯歌，把那儿车庄稼堆得老高，得意洋洋，这便是被史上讥讽的“取禾”之战。

当然，长葛也被宋殇公攻占了，只是没有抓到公子冯。也许因为没有抓到公子冯，恶气没处撒而把长葛进行了严重的破坏，《通志·郑国春秋》描述的情景是“残破长葛”，其破坏程度可想而知了！鲁隐公十年（前713年），郑庄公借声讨宋殇公不朝周天子之罪，联合齐、鲁伐宋，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报当年宋殇公“残破长葛”之仇的。

### 三

这起把“长葛”牵涉进去的历史事件并不发生在鲁隐公五年，而是鲁隐公四年，即公元前719年！

《春秋》是这样记载的：“鲁隐公四年（前719年），夏，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这是四国联军伐郑，攻到郑国都城——新郑的东门，相持五日，联军撤退，史称“东门之役”。这也是宋殇公的第一次伐郑。

宋殇公第二次伐郑是在这一年的紧接着的秋季。《春秋》载：“秋，鞞帅师会宋公、陈侯、蔡公、卫人伐郑。”鞞，就是上文提到的鲁国的公子鞞。这次因为多了鲁国，所以组成了五国联军。也正是在这一次，郑庄公把在郑国避难的宋国的公子冯送到了长葛邑，宋殇公引军攻长葛，而“残破”了“长葛”的。但《春秋》上却没有记上“宋人取（或“破”）长葛”，仅记了五国联军“伐郑”，这就造成了长葛史志上的错讹。

但《春秋》上明明记载了鲁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这又作何解释？《春秋左传全译·卷一·隐公》载：“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郕 [fú] 之役也。”“入郕之役”是怎么回事？《春秋·鲁隐公五年》载：“秋，邾人、郑人伐宋。”邾国一个更小的诸侯国为什么要伐宋？这是因宋国侵夺了

邾国的土地，邾国知道郑、宋有隙，便求郑国共同伐宋。于是邾郑联军在郑庄公的亲自率领下攻进了宋国的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外城，即“郟”，史称“入郟之役”。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宋国要报复“入郟”之耻，为什么不同样去攻破郑国的国都新郑的外城而拿小小的长葛邑撒气？而且仅仅是“围”了一下，从睢阳劳师几百里到长葛就这样“围”一下，就算“报复”了郑国了吗？所以，鲁隐公五年秋这场“宋人伐郑围长葛”的战争委实让人费解。

至于所载“鲁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读一下下面的著作：

据刘绪义所著《读〈春秋〉》所说：“宋殇公即位的十年间，曾发动了十一次战争。宋殇公于隐公四年即位，即一战伐郑，围其东门（即四国联军的“东门之役”）；再战取其禾（即五国联军的“残破长葛”之役）；隐公五年，三战取邾田；四战邾、郑，入其郟（即鲁隐公五年秋的“入郟之役”）；五战伐郑，围长葛（即报复“入郟之役”）；隐公九年，郑伯假以王命伐宋，殇公于是与郑六战；七战于隐公十年，宋鲁大战于菅；八战，宋卫入郑；九战，宋蔡卫三国伐戴；十战，郑伯入宋。隐公十一年，郑伯以虢师大败宋师是为十一战。”

这里笔者要特别提一提的是“八战，宋卫入郑”，因其在鲁隐公十年之后，这便与隐公六年之“冬，宋人取长葛”不沾边了。在其所开列的十一战中，也没有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之战。

郭伟民著《郑国春秋》说，“宋殇公喜欢打仗，在位十年对外战争十一次，其中单单跟郑国就打了三仗，其原因就是为了公子冯。”

《郑国春秋》所指的三次战事，第一次是“东门之役”，第二次“残破长葛”、也说“取禾”之役。第三次是鲁隐公十年（前713年），郑庄公借声讨宋殇公不朝周天子之罪，联合齐、鲁之师，以天子之命伐宋。齐、鲁军队败宋军于菅（今山东成武县东北），郑军先攻占宋国郟（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防（今山东成武县东）二城。宋国为了自救，分兵一支由大司马孔父嘉率领并联合卫国去攻打郑国本土，对郑国进行了一番抢掠，待郑国回兵之时挥师而去。

此后，宋殇公在前710年（鲁桓公二年）被其太宰华督所杀，继位的正是逃到郑国避难的公子冯，郑宋两国的关系自然很好了，在公子冯即宋庄公时期，宋郑两国也就没有了战争了。

这三次战役并没有鲁隐公五年的“宋人伐郑围长葛”、鲁隐公六年的

“冬，宋人取长葛”！

在这里，我们再回到纪年和“历日制度”问题上。在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古汉语通论（十九）》中曾提到“宋人取长葛”。先生说：“在《春秋》和《左传》里，同一历史事实，《春秋》经文和《左传》所记的时月每有出入，甚至同属《左传》所记，而时月也互有异同，这可以从三正的差异中求得解释（注：文字错乱又当别论。）。例如《春秋隐公六年》说“冬，宋人取长葛”，《左传》记载为“秋，宋人取长葛”（注：杜预想调和经传记时上的矛盾，解释说：“秋取，冬乃告也。”又说：“今冬乘长葛无备而取之”，则自相矛盾。其实从周历夏历的差异上来解释就很自然。”王力先生为什么说“从周历夏历的差异上来解释就很自然”？因为如先生所说：“周历二月即夏历十二月”、“周历七八月相当于夏历五六月”等，就是说，在每一年的纪年中，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因此，《春秋隐公六年》说“冬，宋人取长葛”，《左传》记载为“秋，宋人取长葛”，其实是同一个时间，即鲁隐公五年的夏历秋季，这只是因为用的历法也就是王力先生所说的“历日制度”的不同罢了。

王力先生的关于《春秋》和《左传》所使用的历日制度的不同，同一季节而分别记载为“冬”和“秋”的论述是明确的，但先生并没有去解决是不是隐公五年“围长葛”、隐公六年“取长葛”的问题，以及隐公六年取长葛这场战事是否存在？因此关于“三正”的历日制度的解析并不能影响笔者的观点。

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宋人伐郑“围”长葛（其实是“破”长葛），不是发生在鲁隐公五年，而是隐公四年（前719年）。

二、《春秋》所记之“鲁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并导致长葛史志上也跟着这样记载，是值得怀疑的！

三、《春秋》所记之“鲁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乃子虚乌有之事。

因此，笔者建议，今后续修长葛市志时：

“宋人伐郑围长葛”应记为鲁隐公四年，并详加注解。

“鲁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毋须再记。

笔者的这一看法，不仅涉及长葛史志的记载，还涉及到了经典著作《春秋》和《左传》，这是很严肃的事。能否成立，还要请专家、学者辨识，并期待得到教正！



## 长葛之“长”的读音及其本义

张佐军

“长”字是个多音多义字，既读 chang，也读 zhang，哪个音是本音，即第一音呢？《说文》：“长，久远也。从兀，从匕。兀者高远意也。久则变化，亡声。仄者倒亡也，倒亡不亡也，长久之意也。直良切。”即读 zhang，是本音，第一音；chang 是第二音；“久远”是本意。《说文》是先秦语义的渊藪，它从立象尽意地原则出发，以形说义，对字作辞简意丰的本义说解，所以《说文》对“长”的本音（zhang）及本义（久远）的说解是先秦语义的溯源说解。

既然“长”的本读音 zhang，chang 读第二音，那么长葛之“长”读何音呢？《汉书·地理志》是我国郡县情况的首次记述，据《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长社”条的注解：“应劭曰：‘宋人围长葛是也，其社中树暴长，更名长社。师古曰，长读如本字。’”应劭，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字仲远，献帝时任泰山太守。著有《汉官仪》、《风俗通义》及《汉书集解音义》。师古，即颜师古，唐训诂学家。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中书侍郎，作《汉书注》等。应劭在《汉书集解音义》中对“长社”的注解：“宋人围长葛是也，其社中树暴长，更名长社”，是谙知历史的注解，不是凭空臆想的胡说。既然“长葛”因其“社中树暴长”而更名为“长社”。且“树暴长”之“长”只能读 zhang，不能读作 chang，因而“长社”读作“zhang 社”不能读作“chang 社”。循理而知“长葛”之“长”是读作 zhang，不是读作 chang。再者，“师古曰，长读如本字”，读如本字，即一字有多音，依本音读。张守节《史记正义例》说：“如字初音者。”长的本音读 zhang，所以长葛、长社读作长（zhang）葛、长（zhang）社。

（作者张佐军：长葛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干部，1991年版《长葛县志》副主编）

## 十二连城——战国魏长城

邱 实

十二连城是长葛市重要的文化古迹之一。康熙三十年《长葛县志》载：“十二连城在县西北五里，如环相连，故曰连城”。民国十九年《长葛县志》载：“十二连城在县西北五里，形势湾环，连绵不绝，故曰连城。今则崖绝壁坏，仅存遗址，而故墟垒垒、禾黍成荫，令人生陵谷变迁之感。”新中国建立后，十二连城尚余五段，计：官亭乡丑楼村五龙口西段300米，东段300米，增福庙乡曹庄北一段300米，老城镇轱辘湾西一段400米，村南一段200米，共长1.5公里。其中五龙口西段保存较好，城高5.1米，底宽27米，顶宽11米。其走势系沿金鱼河北岸，由官亭乡的九牛站、丑楼，经增福庙乡的曹庄、高庙郭到老城镇的轱辘湾、草场村，沿土冈而筑，连绵十余里。

这湾环连绵的十二连城，是怎样形成的呢？民间曾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春秋时郑国执政子产，为官清正，作风民主，他积极鼓励群众提建议、想办法，发展生产，富国强兵，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境地，他还十分关心人民疾苦，用自己的车子，让老弱妇孺过河用。他生不占民利，死不占民地，死后让儿子把他葬在崆山顶上的石头堆里。老百姓对于子产的死非常悲痛，于是在今高郭村东，男妇老幼含泪捧土为子产建台立官祠，要让他四时享祭，常留人间。老百姓的这种虔诚精神，感动了天神黎山老母，老母用黄布袋，背了一袋子土，送到子产台上，然后沿着金鱼河慢慢离去，他边走边抖他的黄布袋子，把残留的土撒在他走过的路上。谁知次日天一亮，子产台竟长成了一座巍峨的土山，撒落的残土便成了逶迤十余里的“十二连城”。

这样的传说，自然是不可信的。那么“十二连城”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时代出现的呢？经考古学家实地勘察鉴定，从残存的城墙上，至今仍清晰地看到厚约18—20厘米的夯层，直径10厘米左右的棒夯或捆扎棒夯的夯窝。在城墙的表层和墙体附近，曾出土过青铜戈、剑、镞等兵器文物。墙体里层内涵，无发现秦汉以后的物件。因此，可以断定：十二连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完全由人工夯筑而成的，而且从其曲折蜿蜒的走向、连绵十余里的长度判断，它不是一座城邑的城墙，而是用作战争防御的边城——即长城。

那么这段长城是谁的呢？笔者以为需从历史记载和地理位置去考察。长葛原属郑国，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长葛属韩，未几为魏攻取，长葛属魏，因社中树暴长，更名长社，并于其南十二里建长社城。直到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客卿胡伤攻魏取长社，长葛、长社一直为魏所有。长葛城故址在今官亭乡孟寨村，在连城北侧，距西北段约五里。长社城故址在今老城镇轳轳湾、打绳赵村，在连城东侧，距东南段二里左右。连城南端西侧有高约30余米的土丘——子产台，象一只犄角，虎视眈眈地观察着西方、南方的动静。又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2年）曾修筑过长城，三十一年（公元前340年）徙都大梁（即今开封市），揆情度理魏国为了防御秦、楚的攻伐，保护既得利益，护卫长社、长葛等城邑，筑此长城是在情理之中的。相反地，如果系韩国所修，在魏国没有攻取长葛之前，当将长城修在长葛邑以东，如在魏国攻取长葛之后，以其羸弱的国力，自不可能在魏国长葛、长社的城脚之下修此长城。

1995年春，原河南省博物馆馆长许顺湛研究员、河南省黄河文化研究会顾问尤滋洲、河南省旅游局张华珏处长等专家学者来长葛，笔者曾向他们谈了上述观点，并陪同他们踏勘了子产台和十二连城南段遗址，他们一致同意笔者的看法，并说：在平原地带，能将两千多年前夯筑的土质长城保存下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所仅有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是战国魏长城，那为什么叫作“十二连城”呢？我认为，一是在这段长城上，可能有十二座堡垒或烽火台；二是在长期的岁月中，由于河水冲决，或人工垦殖，形成了断断续续的十二段墙体，所以群众称作“十二连城”，《长葛县志》便以群众的俗呼为名记了下来。此说是否成立，愿就教于方家学者。

最后我还需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作为战争防御手段的长城，早已失去它的作用和价值，那为什么还要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不让群众平毁呢？我以为：长城作为战争防御手段的作用虽然失去了，但它究竟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是劳动人民用血汗铸成的劳动成果。是历史学家研究古代战争史、古代历史事件、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古代人类社会关系的实物资料。是教育后代，学习古人坚忍不拔、勤劳智慧、爱国爱乡精神的活的教材和场所。是展示我市悠久历史，观光旅游的重要实物和景点。而且文物古迹这种东西，是一经毁坏、永远无法再现、无法修复的。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做愧对祖先和子孙的蠢事。

（作者邱实：郭宪周笔名。见《葛天氏与葛天氏故址》注。）

## 见诸史料中长葛最早的 两位县令——钟离接和杨沛

路志纯

在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建国前的完整的三个版本的《长葛县志》（康熙三十年〔1691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和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有关长葛令长的记载，最早的是隋朝的房彦谦。但在县志之外的典籍中，却有比房彦谦早得多的“长社令”的记载，这便是载于《钟姓通谱》中的钟离接和《三国志·魏志·贾逵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的杨沛。

### 一、关于钟离接

在陈瑞松编纂的《钟姓通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中，辑录有宋朝“江西安抚使丞相信国公文天祥拜撰”的《赣县桃溪钟氏第一修族谱序》中说：“按钟氏出自微仲之后，至钟离接为颍川长社令，去离而姓钟，为钟姓受姓始祖。食邑于其乡，子孙蕃衍称盛。”文天祥撰写此序的时间是“大宋咸淳六年庚午（公元1270年）中秋后三日”。

这段文字所蕴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微仲”就是微子启，纣王的庶兄。纣王无道，穷奢极欲，暴虐嗜杀，导致众叛亲离，国势日衰。微子屡谏，不被采纳，乃惧祸出走。周武王姬发灭商，微子自缚衔璧乞降。周公旦平定管蔡武庚叛乱后，约在公元前995年前后，成王封微子于商族发祥地商丘，以示不绝殷商之祀，国号为宋，爵位为公，准用天子礼乐祭祀祖先。钟姓由微子启孕育，被钟姓后人尊为“远古祖”。到公元前681年，微子启的后裔宋桓公即位后，各种历史的原因，后来形成了钟姓的钟烈的“烈系”和钟接的“接系”两大系。

这里说的“钟接”，就是钟离接。钟离接生于公元前223年，是西楚霸王项羽大将钟离昧的次子，曾作颍川郡长社令，深得民众的爱戴。其父钟离昧兵败投奔韩信，被刘邦察知后在公元前201年无奈自杀，作为其子的钟离接因恐刘邦迫害，便逃到曾当过县令的长社（今长葛市）的卢庄朋友家避难，改复姓钟离为单姓“钟”，人称“钟接”，晚年自号“四翁”。钟接死后就葬在卢庄。民国十九年《长葛县志·墓冢》载：“古名人冢在县北五里卢庄村西有四翁冢，相传为古名人冢，无碑可考。”在卢庄村西头，从南向

北，一排溜有四个大冢子，当地民众相传，里边埋的是一位叫“四翁”的名人，曾当过长社县令，后来兵荒马乱时来到这里隐居。他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深得民众拥戴。1958年土地大平整时，生产队拉平了四个冢子的土。前些年，盗墓贼挖开了墓，才知道这位“四翁”公埋葬的具体方位。后来群众清理墓道，挖出石门两扇，出土了大量的一公一母的秦砖。有一石门，青石雕花，无文字。“四翁冢”与当年避难隐居长社的钟接自号“四翁”相吻合，民众至今仍称“冢”为“钟”也是一个证明。

钟接卒于汉武帝元光二年戊申（公元前133年），寿九十一岁。妣陆氏，生子一：钟晏。

按接系谱牒所载，汉末钟繇和唐代睿宗时的宰相钟绍京都属钟接后裔。

另据《钟氏接公脉系简表》载：五十九世 接公 妣陆氏钟离昧次子，字续源，生于秦始皇二十四年戊寅（公元前223年）。为长社令，食邑钟离小国，卓著循声。他是钟姓接系去“离”字单姓“钟”的受姓始祖。歿于汉武帝元光二年戊申（公元前133年），寿九十一岁，葬长社卢庄西一（今长葛市卢庄西丘）。妣陆氏，生歿葬失考。生子一：晏。

这个钟离接，是笔者迄今所读到的史料中所见到的最早的长社令。是否还有更早的，只有待后来者继续发现了。

## 二、关于杨沛

杨沛字孔渠，冯 [píng] 翊 [yì] 万年（今陕西临潼北）人也。初平（公元190—193年）中，为公府令史，以牒除（正式文件任命）为新郑长。兴平末（公元195年），人多饥穷，沛课民（以赋税的形式要求民众）益畜（蓄）乾椹（椹，桑椹。《齐民要术·卷五》：椹熟时，多收，曝乾之，凶年粟少，可以当食），收（？）豆，阅（总聚，汇集）其有余以补不足，如此积得千余斛 [hú]（中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藏在小仓。会，太祖（曹操）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将千余人皆无粮。过新郑，沛谒见，乃皆进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辅政（建安元年 [公元196年] 八月，曹操迎天子，迁都许。总揽朝政），迁沛为长社令（时，万户以下的县的主官称“长”，万户以上的称“令”，由小县之“长”到大县之“令”，也是一种升迁）。时曹洪（（？-232年），字子廉，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从弟。曹操追袭董卓荥阳为徐荣所败失马，曹洪舍命献马并救护曹操，使曹操免于厄难。后多随军征伐，战功卓著）宾客（依附于显贵户籍、脱离政府管辖、多不服政府徭役的人口。）在县界，徵调不肯如法，沛先挝（ [zhuā] 打，敲打）折其脚，遂杀之。由此，

太祖以为能。累迁九江、东平、乐安太守，并有治迹。

会太祖出征在谯（在今安徽省亳州。曹操故里），闻邳下（邳城，今河南安阳地区，曹氏的根据地，魏国五都之一。）颇不奉科禁，乃发教选邳令，当得严能如沛者，故沛从徒中起为邳令。已拜，太祖见之，问曰：“以何治邳？”沛曰：“竭尽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顾谓坐席曰：“诸君，此可畏也。”沛辞去，未到邳，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沛前后宰历城守，不以私计介意，又不肯以事贵人，故身退之后，家无余积。治疾于家，借舍从儿（即从子。从祖兄弟或从父兄弟的儿子称之为从子，但不是侄子），无他奴婢。后占河南阳亮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形似蜗牛壳的小圆舍。泛指简陋的居处），居止其中，其妻子冻饿。沛病亡，乡人亲友故吏民为殡葬也。

杨沛应该是截止目前排在钟离接之后的第二早的长社令。曾在长葛任职的这样一位县令，及钟姓接系的始祖的钟接却没有纂入长葛县志中，显然囿于史料传播的局限，有清以来的修志者未能得见上述史料，不免令人遗憾！

笔者写出此文，乃冀望长葛后来的修志者能把这两位长社令纂入志中，俾使长葛的志书更臻完好。

附一：

### 文天祥为赣县桃溪钟氏第一修族谱序

自魏晋以来以至于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寝废，余每日为之浩叹！一日致仕参军德晋（即五百郎）来谒见，即问以郡邑事，既祥且尽。问其来意，曰敝族钟氏家谱久已残缺失次，今幸存者大略而已，设不再续，恐后失考，不孝之罪其谁为我宽耶！与大人叨有桑梓之好，祈赐鸿篇大章以光我谱。余谓之曰：凡为男子忠君一也，孝亲二也。若人臣弗克忠于君，人弗克孝于亲，虽生存无以自立。矧今郡邑兵祸连岁，无论葑屋庶人，即士大夫世家，子孙奔走播迁，避匿恐后，孰有如君之孝敬祖考者。今君下倦倦以续修谱牒为念，与余之从王忠君一也。况不惮千里而来，敢以不敏辞。按钟氏出自微仲之后，至钟离接为颍川长社令，去离而姓钟，为钟姓受姓始祖。食邑于其乡，子孙蕃衍称盛。传之皓为西曹掾，五就州召九膺台辅，时人称之为颍川四长。迪为主簿。繇为魏太傅，定陵侯。毓都督徐州。骏黄门侍郎。雅广武将军。靖颍川太守。源永安太守。挺襄城太守。蹈为中

军。屿为永嘉县县丞。宠临海县令。宝慎除睦州参军。子威安福令，饶州刺史。法遵崇州州判。绍京相睿宗封越国公。嘉璧晋州长史。嘉山阴县令，太子典膳郎。嘉玮左令军卫长史。天屿仕武平令。自汉晋隋唐以来，世代簪缨接武（做官的接二连三）不胜屈指，钟氏之人亦盛矣。君之巨族世家，谁有功焉。今君志切修谱，无非欲合远为近，联疏为亲，敦本得源，使千百万之子孙皆知于一体，令人人存孝弟之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患难贫乏有恤。处为孝子，出为忠臣，无忝所生。是则君家修造宗谱之愿，而亦余属望于君家之深心也。钟姓云初（初：réng；云初：后世子孙）其勉旃。

大宋咸淳六年庚午（公元1270年）中秋后三日  
江西安抚使丞相信国公文天祥拜撰